

艺林撷英



孙太平

和潘锦霞老先生相识,是因为师弟凌君。他说他有个师父在浏阳,90多岁了,书法很好,邀我同去拜望老先生。择日我们去了潘老家,见老先生精神矍铄,其书法真力弥漫,心生敬仰。

潘老在浏阳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是源于他的书法确实好,二是他乐于为乡邻服务,80岁时还提着油漆到处为永安镇百姓、村庄题写宣传语。10年前的上海世博会,当时已87岁高龄的潘锦霞的书法作品入选,这位默默无闻的乡野书家终于名声远扬。

潘老家住永安镇丰裕社区,搭车到集镇,还需坐摩托车行驶十多里方能到达,属于偏壤。据说一次有记者去采访他,与一个曹姓摩的司机搭话:“请问你知道你们这儿有个会写字、姓潘的人吗?”“你说的是潘锦霞吧!”“曹摩的”不假思索,准确道出姓名。此番我也恰巧遇到“曹摩的”,聊起潘老,他滔滔不绝:“他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住哪儿我知道。他字写得好,我们这儿谁家开店或是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写字。”从永安镇中心到丰裕社区十多里乡道,一路上都能看到他的宣传栏。“这是我去年亲眼看见他写的。”“曹摩的”指着路边一处黑板上整版的油漆正楷字:“他一个人写了好多天,悬着手写,年纪那么大,真不容易。”

潘老最拿手的是行楷,厚重端庄,用笔轻松。他的书法家出身:“我的老师是一个清末秀才,叫潘仲青,曾去日本留过学,后当过国民政府铨叙部委员。”铨叙部负责所有公务人员的铨叙、抚恤、退休及其任免、考绩、升迁、褒奖等事项。后来,潘仲青辞官回到丰裕,在老家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他的字写得好,在全国都有名气,我跟他学了两年。”潘老说,“我们那时写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日复一日地写。”真正开始写大字,是他回浏阳做教师后。

潘老有点驼背、耳背,做什么事情都慢慢来。可一回到工作台前从事书画和诗词创作时,立马就判若两人:眼也不花了,手也不抖了,那神情、那状态起码年轻了一二十岁。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应该是一种把书法揉进生命里的美好样子。

潘锦霞先生不仅精于书法,诗书画印也有造诣。他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读诗,退休后,每天看看书,写写画画,写些诗词对联赠送给熟人、朋友。大家你来我往,此唱彼和,没想到会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60年代,退休后的潘锦霞与几位老朋友成立了一个诗词兴趣小组,冠名“夕阳红”,正式开始了“等闲老去作诗人”的文艺范生活。为此,潘老再次开启学习历程,对诗歌格律理论,创作无一不认真学习。他的诗歌进步惊人,深得淮川诗社几位老先生的好评:潘先生的诗词轻快自然,畅达而富有情趣,既有耐人寻味的典雅之作,亦有让人忍俊不已的诙谐幽默之作。例如他的《咏笋》:“峥嵘竟指雨余天,不共凡葩斗艳妍。劲节高风俦可比,亭亭玉立碧莲池。”

2004年,锦霞老将自己历年来创作的诗词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诗集《锄园秕稿》。老人家十分谦虚地表示:“我不是诗人,更算不上诗人,只是喜欢诗词而已。”而对于绘画与篆刻印章,老人微微一笑说,书画不分家。



潘锦霞书法作品(局部)

将书法揉进生命里



孙婵

初冬的晚上,我们穿过隆回县热闹的县城,沿着环城路一路向西,寻访从事农民画创作的刘述良、刘建蓉父女。从一条黑黑的小路拐进去,寻到了刘述良家。

刘家父女把作品一张张铺开,并一一介绍。父亲刘述良是隆回县七江乡新元村农民,县级农民画传承人,从小热爱民间美术,中学时期拜肖祝善为师,1960年开始随师画农民宣传画,之后在农民画创作中逐渐有了成果,代表作《金秋季节》《尝新节》《童子闹灯》等分别获得国家、省、市级金、银奖,并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农民画》,还参加了国内巡展与国外展销。今年,刘述良已经74岁,因身体原因,已经很少进行农民画创作,但谈及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往年的创作经历,情绪高亢。女儿刘建蓉作为新生代农民画家,女承父业,近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农民画大展并获奖,《老鼠盗窝》入选“今日中国新农村”中国百县农民画大展并获银奖,《水手》入选2010年“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画展并被浙江美术馆收藏,《画门神》参加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浙江省文联联合举办的“青山绿水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展并获银奖等等。

纵观刘述良、刘建蓉父女俩的作品,他们借鉴和吸收了传统民间工艺中滩头年画的艺术手法与表现形式,多以绚丽的色彩、生动的形象描绘隆回丰富多彩的乡土特色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情,体现了农村现代生活的情趣,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从父女俩身上,反映出了农民画创作队伍的新老交替,新生代农民画家已然崛起,他们具有更多的专业绘画知识,追求形式的创新、题材的多样化和现代性表达,但他们大都搬离了农村,缺乏老一辈画家深厚的农村生活积淀和传统艺术的熏陶,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画的风格趋于模糊,缺乏明晰的发展方向。时代需要新生代农民画家不断充实和完善创作实践和理论素养,回归生活沃土,积极主动地潜心创作,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风格,不断提升原创能力,创作出精品力作。

谈及目前农民画的创作现状,现为县文化馆干部的刘建蓉表示,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隆回的农民画基本零市场,使得许多农民画创作者失去热情,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作者还在坚持农民画创作。同时她提到,上海金山、陕西户县、浙江嘉兴秀洲等地的农民画都已经成为当地享誉中外的文化品牌,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扶持。比如陕西户县兴建了中国户县农民画展览馆,浙江秀洲也加大财政投入兴建了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并制定了一个适合秀洲农民画发展的长远规划,并取得每2—3年举办一次中国农民画艺术节承办权。刘建蓉认为,农民画要健康发展,政府的扶持和重视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可以出台扶持农民画产业的相关政策,在基础设施、队伍培养、平台搭建、展览展出、宣传推广、市场开拓等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

隆回地处湘中腹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多彩的民俗风情、灿烂的民间绘画传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批农民画作者崭露头角,其中以肖祝善、谭克松、刘述良、肖刚善、肖华等为代表的农民画作者积极响应各级农民画创作活动,创作了《肥蛋大》《戏竹》《金秋季节》《包粽

招墨春秋

《胡子将军》的现实意义

梁剑东

王震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浏阳市永红艺术团自筹资金,以传统花鼓戏的形式,讲述了将军第一次回乡探亲的真实故事。最近应剧组和市作协的邀请观看了该剧,颇感其切入现实的重大意义。

传统的花鼓戏,多属于轻喜剧,故多以二小或三小为戏曲程式的表现手法。《胡子将军》题材重大,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思路,着意挖掘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生活气息浓厚,以小见大,在语言上下足功夫,既延续了花鼓戏二小程式的幽默风格,又借用传统的“升堂”程式烘托突出了单一的主人公形象,创造了轻喜剧花鼓戏唱“英雄”唱“大人物”唱“主旋律”的一个典范。

王震将军第一次回乡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十年之际。剧本通过拆彩门、访烈属、放鸭子、种板栗、当红娘、祭英烈六个小故事,逐一展开,反映了建国后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沉渣泛起,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暴露的问题,而通过整肃、化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烘托出了王震将军实事求是、不忘初心、不谋私利、律己从严,坚

方水土

寻找与时代接轨的契机



子》《一路欢歌》等一大批贴近生活、情趣盎然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得到了众多美术界专家学者的赞赏。1988年,隆回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但是,在美术创作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乡土生活和创作群体自身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村的生活环境、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传统风格模式与绘画创新探索存在冲突,农民画创作队伍断层,辅导培训机制不够完善,农民画市场和产业化发育迟缓,农民画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找到相契合的发展路径?

农民画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要立足民间,从今天的生产生活、文化需求和民间艺术的发展规律出发,进行深入探索,不断丰富农民画的作品内涵,挖掘农民画深层的美学形态;同时,要强化农民画的地域特色,发掘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现代民间美术形态;通过互联网技术、文创产品开发等形式,把农民画所传达的文化观念、传统符号和民俗价值予以传播。明晰了农民画的时代价值和形态,中华民族这一宝贵乡土艺术才能永葆吸引力和生命力。

戴端

我知道了,迎春花儿为什么会选择在冬的寒风中绽放——她带着一种使命,要在这个季节里等待一场美丽的邂逅。我在想,若能有一种绽放,可以让时光看见灵魂深处的美丽,那么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也会选择在孤独中洒脱而决绝地等候,我也会站在岁末的寒风里歌唱,因为我知道我的歌声里有着不变的期盼。我看到了,在季节的更替中,有一种花魂也在时光的尽头守望,那是我生命里的又一个春天。于是,流浪了不知多少季的花儿,在岁月的歌谣里,带着雪花,咏着春风,还带着一丝稚嫩的羞涩寻路而归……

在艺术创作的记忆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痴迷与欣喜。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一曲缀满银饰侗家少女的“林中情歌”开启了我工笔人物画创作的篇章,首件入选省展的《农家乐》记录了村野瓜棚劳作中的父子亲情,多年坚持创作了一批表现勤劳朴实农家少女的“绿土风情”,在“铺满红叶的路上”,追逐纯素洁的“清风雅韵”……还有《圆·美的使者》《村姑》《轻轻风》《芳心》等,在传统工笔技法表现的基础上追求绘画的装饰性,用女性的温柔、浪漫而厚实地表达淳朴自然的民俗风情,其画风得益于原湖南省轻工高等专科学校工艺绘画专业的系统学习,而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设计,又一次耳濡目染地影响了我对绘画艺术语言和形式的理解。

艺路跋涉

又遇春风

199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策划的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以《国歌》为主题进行“湖南田汉大剧院大堂壁画方案”竞标活动,活动要求作品传达《国歌》思想内涵,在绘画语言和形式上避免

红色题材的传统审美样式,将历史、现在、未来融为一体,真正将其思想内涵升华为缅怀过去、赞美今天、昭示未来的“世纪之歌”!经过数月创作,我的《世纪之歌(国歌)》终于孕育出来。该作品从省内内外近百幅竞标方案中脱颖而出,一次性获得中标采用,博得了省内外专家和观者的好评,先后入选全国第十届美术作品大展和首届全国壁画作品展,获得优秀美术作品展银奖,同时在《美术观察》《装饰》《湖南美术50年》刊登发表。有评论称“作品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既表现了历史的凝重和沧桑,又传达了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又是一季春暖花开,“我依然恋生命里的绿,因为她清纯而充满梦想;我钟爱自然中的绿,因为她清新而充满生机……”2009年春我应邀在英国成功举办“乡间·情”中国画个人作品展,展出的20多件作品,以恬静而朴素的艺术语言,描述寄情故乡、放歌异乡的笔墨情怀。不少观者感叹:仿佛融入了故乡如歌的童话里……那畅快淋漓的水墨画笔,书写着作者淳朴自然的甜美心境;那色彩斑斓的乡间小景,有儿时童趣的回忆和梦的追逐;那清韵滴翠的绿荫里,有少女春的耕耘和秋的期盼。一位华人艺术家评价:观其笔墨,包含神韵和墨色的相融与松灵动变,使其作品有如“春草沾露”般的清新润泽;读其画面,不失传统而又奔放洒脱的艺术形式,有如“春树挂丹”般的风雅明丽。开幕式上,当地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此次画展“是中英两国文化与艺术交流的一个值得纪念和庆贺的盛典”。现阶段我大胆尝试了将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与传统的中国水墨写意及多年潜心研究的工笔人物画线描结合,虽然还很成熟,但在对传统中国水墨画技法与形式语言的创新突破方面有了一次难得的体验。

又一个冬去春来的季节,我尝试将泼墨写意花卉与线描人物结合,弱化了传统绘画中的晕染方式和表现形式,更多地吸收了传统文人画的审美意趣,如《迎春系列》变刻意的描绘为率真的写画与泼洒,并尝试将村姑野花与田园情趣诗化在自然与生命的内在交融中,作品《花之萌》《风之律》等,画面追求律动、清扬的气氛,人物刻画尝试在具象中写意,以淡墨勾写,虚实虚实,与背景的泼洒炫动有机结合,画面的整体效果多以主观审美的需要来处理疏密及色彩关系。我想我所尝试的不仅仅是技法的转变,更希望是一种境界的提升。



戴端作品《春暖》



《胡子将军》剧照

持党性、从严要求家属、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

要做到如王震将军这样,光说套话又是没用的,只有从细小处,如剧中的“拆彩门”“放鸭子”“种板栗”等故事桥段所反映指向的一样,坚决拥护和践行“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违背了共产党人的性质和宗旨,是目前社会转型阶段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必须像当年的王震将军们那样,不忘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啊,革命者成了胜利者,胜利者最怕的是忘了初衷,忘了初衷伤群众,忘了初衷失民心……”

《胡子将军》这部戏用六个小故事串起了“不忘初心”

和“反四风”这个重大的现实主题。剧本在艺术上既有传承又有突破,剧情丰富,演员不但有演技且有饱满的激情,为再现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做出了贡献,它弘扬了“反四风”精神,教育共产党人勿忘初心,继承革命传统,坚定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道路。虽然舞美设计还有瑕疵,仍不失为浏阳文艺创作的又一个骄傲,是浏阳地方剧种的又一个代表作。